



玉山先生遺稿

三

541
3



限 16
561
9

同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五

肥後

秋儀子羽著

賞

同

男
述輯

七言絕句

五節觀妓擬僧遍昭作

仙妹輕看六銖衣姿態婆娑絕世稀
寄語天風吹莫定為遮雲路不教歸

佐野渡口馬上值雪圖

貴高

卷之五

月
日
年

黃昏馬上客，衣單風雪紛紛撲。玉鞍買酒，人家何處是蒼茫野，渡不勝寒。

湖上立馬望比良山花擬源賴政作

潏艷平湖含晚霞，風吹波色日將斜。行人幾度留春騎，遙見比良山頂花。
一作行人駐馬遙相望春滿比良山頂花

春日踰志賀山

志賀山中信馬歸，山花撩亂撲鞍飛。一任春風吹作雪，何曾容易拂征衣。

道觀雪二首

雨雪飄搖珠樹林，瑤臺十二晝沈沈。飛來雙鶴迷清影，却望緱山寒色深。
天風吹雪葉珠宮，琪樹凝華一色同。佩玉珊珊人不見，步虛聲在半空中。

仙人騎白鹿圖二首

五色春雲五老峯，素霓瑤珮碧芙蓉。採芝去蒼崖裡，纔入天風化作龍。
身駕銀轡下太清，飄然巾舄綠雲生。角端忽見金牌動，試問仙班第幾名。

楚宮詞

十二峯峯總想容，仙姝不見白雲重。
細腰朝暮空相妬，無那君王夢裡逢。

秋風引

池上秋風鴻雁過，游梁賓客意如何。
園中本自栽脩竹，吹入平臺聲更多。

夜聞落葉

千林霜葉夜飄零，蕭瑟秋聲不可聽。
夢裡忽疑風雨至，開窗殘月滿中庭。

辛巳春講尚書尊明閣

尊明高閣彩雲新，白首談經華甲春。
東魯青齊堪一變，堯風舜雨被斯民。

宇土侯有弄璋之慶賦此奉賀三首

新產龍駒毛骨寒，翩翩意態凌雲端。
可知竒種黃河出，已是長風千里看。

燕姬春夢滿蘭房，忽見流風揚國香。
卜士今朝多雨露，階前堪笑謝家芳。

滿堂含笑弄明珠，掌上相看興不孤。
共道連城堪並

照朱門如月有桑弧
米大夫以詩代東見招率爾和荅二首

北風微雪玉成塵
聞說梅園已漏春
多謝一枝猶未折
斜懸片月待詩人

人傳郢樹已開
花一枝兩枝傍
水斜昨夜城南
明月夢依稀
早自到君家

白賁墅呈服子遷

人間誰敢到龍門
赤羽橋西澁谷村
唯有芙蓉天際色
遙將白雪賁丘園

冬至前一日謝人惠梅花

漢宮仙律未吹灰
此日江南驛使回
謝爾前村深雪裡
偷春先報一枝梅

觀獵

獨身追虎入南山
十里蒼茫去未還
寒日微微風色晚
駭聲遙在白雲間

揚柳枝

柳條嫋嫋柳花飛
二月春風吹客衣
唯有柳花知別恨
橋南橋北逐君歸

東溪子以善茶事常秉恩寵且巧築假山癸酉春新舉嫡孫徵余賀詩因率爾賦贈
 愛爾林園心匠奇將離絲鳳此追隨非緣慈竹多恩露何得孫枝子葉滋

送人之松前

海上松前接大荒
 蝦夷韎鞞正蒼茫
 如今卉服歸王化
 纔說離杯便斷腸

王孫游

春城二月草萋萋
 歲歲年年送馬蹄
 應是王孫歸不得
 東郊烟雨使人迷

數士厚過訪余時疾作門者不通誤致令空
 歸歸後有詩見寄因戲賦答二首

寂寞柴門歲月移
 床頭玄牝有誰知
 聞君載酒空歸去
 還使子雲涎更垂

茅廬伏枕絕人蹤
 誰道踈狂不易逢
 縱使家人成白事
 門庭難得郭林宗

宿寧公房聞梵得灰韻

獨坐空山月影開
 遙聞幽梵響香臺
 不知庭際芭蕉

樹半夜秋風何處來

夏日同高子式過米大夫亭雷雨驟作得開

字

陪宴同，銜避暑，杯涼雲高擁，水亭開座中。此日雙龍
合休怪雷聲送雨來

紅椒仕女圖

園裏紅椒日正曛，攀條立盡紫羅裙。長思公子杳難
見，欲寄愁心向楚雲

送柳明哲取道鶴崎還植田

楊柳橋邊送柳生，黃鶴磯頭黃鶴鳴。忽乘黃鶴翩何
逝，綠雲多處認笙聲

送米大夫賦得三絕

春城雨雪正霏霏，無限殘寒透客衣。試自凌風臺下
過，笛中吹作落梅飛

右落梅花

春入東郊送馬蹄，揚鞭芳草正萋萋。行行應染征衣
色，恐便王孫處處迷

右王孫游

嬾嬾江城楊柳枝折來相送淚如絲暫時繫得行人住無那春風馬上吹

春人東坡右折楊柳

送北圃生歸省南紀

游子南州省老親白頭應喜綠衣新遙知徐福祠前路藥草猶餘舊日春

賦得落梅花

胡人半夜作秦聲曲裏梅花漢月明總是邊風吹不盡紛紛飄落受降城

萬里春雨中樂山公子見召病不能赴宴賦此奉

謝

忽傳名苑百花春公子風流飛蓋新無那病夫多中酒空將白髮老風塵

賦得真野月

欲喚扁舟臨攝津月明真野渺無塵繼橋夜色清如水寒影依稀來往人

塞上曲

男兒結髮戰漁陽邊月亭亭萬里長此夜龍泉鳴不

正已知城上有飛霜
隴頭水得支韻

十萬天兵上隴時
水聲偏入馬聲悲
相看齊駐征鞍
聽未到長城鬢作絲

暮秋送人之信中

棧道秋殘多白雲
無窮岐路信分愁
君吹笛峰前
夜一曲關山對月聞

鸞嘯閣陪宴時
呂君贈櫻桃因同高子式賦
萬顆朱櫻奪絲霞
漢園遺種滿君家
摘來無復相如

渴疑是金莖瀉露華

暑日田子華貽瓜瓜美副詩詩美因賦三絕

并謝

亭牛朱輪暑未殘
綠瓜如棗滿冰盤
忽從海上安期
手持贈風濤萬里寒
微月彎彎掌上
新剖瓜色闔碧嶙峋
清寒應似金莖
露堪起文園病渴人

鸞刀露滴剖銀瓜
四出離披五色花
青玉吟成高士
案琅干還贈美人家

君家夜燕自風流酒滿冰壺客滿樓東壁圖書堪並

照梅花枝上月如鈞

河梁懸水

河梁懸水

河梁懸水接雲浮先聖曾携弟子遊今日蘋蘩堪可

奠奚疑忠信渡波流

賦得王孫遊送楚伯脩之江都

春風無日不堪愁何處王孫作遠遊好去萋萋芳草

色長教歸夢滿汀洲

雪後聞諸君集岫雲精舍走筆寄贈

廬嶽風烟望未分朝來雪霽倍思君籃輿難到白蓮

社翹首遙看出岫雲

花下別得杯字

今日相逢花正開芳園欲別更徘徊重遊只恐飛為

雪強向春風停酒杯

春宮詞

深宮早起畫蛾眉荏苒春光欲暮時偏惜檻中紅芍

藥殷勤手自帶花移

乾阿菴雨集遲關子肅不至得秋字

草菴蕉樹澹清秋風雨蕭條興自幽更欲迎君題葉
上不知何處看碑留

含暉樓奉陪高松侯作

十里烟波墨水清暉日夕澹高樓陪遊自是忘歸
去欲逐行舟隨白鷗

方朔偷桃圖

栢梁臺上歲星兒偷得蟠桃歸去遲滿袖相携餐未
盡更教金母護瑤池

雨後過劉文翼宅

二月園林聽鳥歌池塘春雨夜來過可知夢裡裁佳
句纔到門前芳草多

蘓李泣別圖

十年蘓李老胡塵今日河梁別恨新縱是音書堪可
託茫茫漢地更無親

織田氏舊墟

英雄舊跡鬱風雲回首岐阜落日曛一路松間採樵
者到今猶說田將軍

蔭堦崖上酒樓同，藪士厚飲得秋字。
蔭堦崖上臨高臺，雪浪雲濤勢壯哉。不見芙蓉天際色，何知東海有蓬萊。

九日表海樓陪字土侯日出侯松山公子賦
得花字

落帽風流似孟嘉，叨恩九日醉黃花。群公此會年年健，休笑詞臣髻有華。

抄秋陪宴清光精舍限韻

秋色蒼蒼廬嶽烟，謝公幽屐此逃禪。禪房况為黃花好，陪得淵明到暮天。

樂山公子鑿湖臺陪宴同越子聰岡士騏賦
鑿湖湖上白雲飛，置酒高臺坐不歸。解道風流賢者樂園中，鴻雁有光輝。

宇土侯席上置鸚鵡杯九萬年有詩率爾和
答

鸚鵡由來言語開，殷勤向客勸啣杯。縱然北海尊常滿，愧乏當年作賦才。

仙臺田子善過飲有詩次韻謝之

羽客翩翩駕鶴來，長風千里自仙臺。
基金華山頂金光，草贈我殷勤未擬回。

春日薜蘿館集得五微

雨晴山館弄芳菲，聽鳥看花到落暉。
解道白雲怡悅，處春風吹上薜蘿衣。

寄遠曲三首

天涯雨雪捲黃雲，瀚海祁連路不分。
欲寄音書何處，是人傳征戍又移軍。

聞說胡天雨雪寒，誰知春草滿長安。
可憐丹鳳城頭月，今夜征人何處看。

漁陽一去十經春，愁見年年楊柳新。
紅婦不知人已老，征衣猶擬舊時身。

漢宮少年行

結髮朝朝侍漢皇，銀鞍白馬羽林郎。
相逢下直誇新賜，身上猩紅錦襖。

秋日同米大夫及盈上人汎舟神水，向晚將歸餘紅啣山煙，樹抹碧堤上，人馬皆如在燈

影中行，予醉甚急索帝筆，描之舟轉，景移不

可盡寫也米公賞之既而為上人奪去明日

賦此寄贈

秋江一上米家船鳧雁菰蒲渺晚烟書畫風流誰得

識請君莫向世人傳

右米公題詩白鳥隱林喧時對不直詩條

短棹輕舟碧水涯黃花紅蓼入新詩秋山寫到坦夷

處不是支公那得知

右盈上人具半半詩條詩不味入

聽笙

翩翩青鳥遠仙宮萬朶桃花結小紅自是春風吹不

斷弄笙人在畫簾中

雞鳴曲

二八如花不解愁相迎夜夜醉青樓鴛衾深擁珊瑚

枕纔說雞鳴淚已流

黃圃黃牆頭花

二月牆頭桃李花春風搖蕩入烟霞折來偏恐飛為

雪欲寄西隣宋玉家

賦獵曲

北風胡馬疾如飛，馬上胡兒錦袷衣。胡酒千鍾渾不醉，城南射虎雪中歸。

沼子文以酒一壺乞借藏本道德經

漫寫黃庭乞白鷺，風流却覺更勞他。何如紫氣真人訣，換得青州從事多。

晨起燕井華水宿醒頓解冷然有換骨之想

玉京仙子會佳期，勸醉流霞歸去遲。向曉漱來銀漢水，併將明月瀉華池。

望雁回峰

鎮西城迹鬱崔嵬，想像當年氣壯哉。猿臂彎時寒月曲，鴈聲回處白雲開。

送勳首座之下總住圓通禪院

圓通名利境殊靈，開士當年此說經。行矣雨花空谷裡，夜深應有鬼神聽。

夏宮詞

管絃聲湧水雲中，萬朶芙蓉繞六宮。舞罷羅衫香汗濕，斜憑朱檻領薰風。

春思

十五紅妝不自持，曉臨明鏡畫蛾眉。
賣花聲在珠簾外，恐使春風容易吹。

花下陪宴

急管繁絃白玉卮，春風花下日遲遲。
侍臣衣上飛成雪，還似梁園授簡時。

詠隣家籠中鶯

憐汝籠中誤此生，空思喬木隔窻鳴。
時時似解詩人恨，寄與春風送數聲。

題羅漢圖贈玉岡尊者

休疑羅漢是前身，托鉢年年混市塵。
江水潺湲流不盡，落花啼鳥易殘春。

大川和尚辱知蓋四十年矣，今茲壬午夏順
世遺言，賜余銅瓶一事，因慨然志感，二首。

三衣六物古雲林，頌我銅瓶情更深。
晨起臨江汲流，水中含明月，照禪心。
銅瓶掩室養痾，年松老雲間自曠然。
遺囑人間秋處士，此中依舊貯清泉。

九月十三夜國俗賞月，是夜值雨，蕭然有作。

桂花秋老雨絲絲，此夜嫦娥暗自悲。一入廣寒宮裡，後十三無地，看蛾眉。

賦得瑤池曲奉壽日出侯大夫人七十初度
朝迎王母宴高堂，日出蟠桃帶露香。分得瑤池春水色，雙成坐進九霞觴。

遣妓

武陵溪水奈春何，流出桃花情更多。從此朝雲消息絕，天邊何處雨滂沱。

妓人為僧

妙香爐上鳥烟霞，自脫紅裙早出家。向佛胸前雙掌合，纖纖未敷白蓮花。

悼凶妓

欲返香魂終不歸，花飛蝶駭夢霏微。爐烟空化行雲去，春雨黃昏淚滿衣。

口號

忽叩玄關騎白龍，俯看雲壑萬株松。悠然長嘯天風起，身在芙蓉第一峯。

少年行

象戲賭詩代人

翩翩龍馬七香車，玉勒銀鞍日醉花。
冷笑步兵非痛飲，黃金將盡不思家。

東都寄懷水府越子聽余時將歸鄉二首

君家咫尺隔東都，一月猶能見兩書。
無那我今千里去，孤鴻雙鯉日應疎。

少年為客不知悲，杯酒飄然輕別離。
今日與君皆已老，飛蓬萬里奈前期。

從軍行

衛青旌旆滿沙場，三萬征人向朔方。
月白不知輕騎入，酖酥醉殺右賢王。

吳呂玄文

仙翁忽向岳陽歸，萬頃洞庭波浪飛。
袖裡青蛇何處去，淒風吹雨淚沾衣。

美人汲井圖二首

漢宮金井一相臨，欲汲還愁墜玉簪。
休道君王恩自薄，應緣短綆不任深。

忽臨金井曉寒生，露滴梧桐玉蕊清。
腸斷纖纖勞素手，思君空放轆轤聲。

秋日遊靈巖寺贈圓海上人

登廬不覺夕陽移，相見同裁讚佛詩。此土何知非淨土，秋風瀟灑白蓮池。

岡崎驛宿國伯璣宅時其嗣九一遊京師未

歸

旗亭春酒更依依，橋畔垂楊映客衣。君自彩毫多五色，何須題鳳及門歸。

客中九日病不把杯

伏枕蕭條客裡身，重陽空對濁醪新。今朝應被黃花

笑孤負，先生頭上巾。

鷓鴣山櫻花

豐山十五景之一

鷓鴣尾山頭，千樹花春風送色滿。王家碧窻朱戶，渾如

雪，何處張公深駐車。

映心太夫人輓詞二首

耶在田街頰海

白髮麻姑乘紫鸞，步虛聲入曉雲寒。桑田亭子依然在，愁見茫茫滄海乾。

王母今朝辭玉臺，瑤池月落五雲開。縱然東海蟠桃熟，九色班龍不復回。

仙松曲壽與藩元老大夫田君五十初度
海雲東望是仙臺臺下仙松島嶼開朝服松花暮松
子知君道骨自仙才

月夜聞雁

旅館淒然夜不眠滿天鴻雁月如烟起來欲問家山
信聲斷蘆花淺水邊

雪夜聞雁

鴻雁哀鳴夜雪飛燈前夢斷淚沾衣聲聲莫向平臺
去歲暮游梁人未歸

寄題玄對亭

聞君結宇倚青山萬仞層崖不可攀何日飄然携手
去置身流水白雲間

題文殊普賢圖像

紅色文殊低翠眉普賢雙手自垂垂金毛獅子六牙
象高駕香雲慈愍姿

擣衣曲

擣衣邊月朔雲間征戍年年人未還一夜秋風吹不
盡傳聲直到燕支山

盡朝華五午夏自東都歸室港泊舟赤城赤國鸞有
 疾不至使其子士孝來訪戲有此寄
 相思回首赤城間此日行人萬里還君自烟霞耽卧
 病何曾容易出名山

友人自洛陽致書曰近寓居于賣花街因有

此寄

結隣種樹橐駝家羨爾看花到日斜
 人道洛陽春色富不知何樹是名花

城文卿載酒副以楊梅率爾賦謝

文園珍菓歷枝斜摘去銀盤粲似霞
 應慰故人耽寂寞寔慙慙伴酒寄楊家

松鶴圖

春松深處彩雲開白鶴翩翩海上來
 一日長風三萬里堪能控爾到蓬萊

辛巳春重宿國伯璣宅

萬水千山道路賒征衣重此宿烟霞
 憐君花下能留客纔對青樽似到家

國九一之京訪茶隱處士遂探叡山諸勝歸

因有此贈二首

爭傳京洛滿鶯花處處烟霞日易斜歸去清風生兩腋知君昨宿玉川涯
纔看喜鵲出林飛忽自天台山頂歸為是彩毫裁賦好赤城霞氣滿春衣

伊太素雪竹圖

寒玉溪頭萬竹圍曉天烟雪轉霏微林間一道雙雙跡應是幽人汲水歸

畫馬

汗血名駒產漢家長鳴萬里憶風沙曾經飲汝長城窟雪撲銀鞍作五花

涼州詞

腰下黃金龍雀環尚誇臂上大刀瘢葡萄酒冽難成醉纔唱涼州人骨寒

高子式自鎌倉還賦此寄贈

問君霸跡興如何君道相中探勝過無限名山行不盡持來堪贈白雲多

遊仙曲

步虛聲散葉珠宮飛去飛來碧海東新得鶴雛猶未
相雲中為迓浮丘公

謝人惠銀鯽

烟波何處泛扁舟釣得銀鱗出碧流撥刺投來堪佐

酒使人還憶五湖秋

秋夜江樓聞笛

誰家玉笛動中宵聽上江樓萬里遙回首關山人不

見空教月色滿寒潮

送人之阿波

如黛千山掌上看揚帆天入海雲寒鳴門一夜風波

穩遮莫人間行路難

書懷

狂歌濁酒是生涯作客年年笑髻華縱使千金如一

諾人間不見魯朱家

同米大夫游光照寺分得一東

廬岳嶙峋落木空白蓮池上對秋風登臨偏覺山光

照應為新題屬謝公

奉壽今治戾五十初度

玉山遺稿 卷之五 十一

南山佳氣滿華堂，詞客如雲進壽觴。行如今稱第一，豫章草木有輝光。

濠濮亭陪宴得長字

賜宴高臺似栢梁，群臣詩就興偏長。風流割肉千秋事，誰是當年方朔狂。

同士騏適永明禪師房

龍泉紫氣斗間明，此日相携一出城。君試罷經深夜聽，匣中何侶鉢中鳴。

深雪

橋上應迷白晷，騎雪深何處問梅花。興來欲向前村去，不見黃公賣酒家。

永明禪師為太梁山上座因賦贈代人

大梁山翠鬱紛紛，高座知師愛出群。若道人間龍種絕，何緣傍鉢見風雲。

秋雨集慈眼菴

小品聽終間煮茶，相逢誰是逆風家。上方今日霏霏雨，纔見毫光映作花。

從駕妙解精舍

絕頂香臺入彩霞，從遊偏惜夕陽斜。夜來無限諸天雨，纔到今朝飛作花。

搗衣

參差素手搗征衣，月白紗窗秋葉飛。試寄寒聲千萬里，風吹幾夜到金微。

醉示舊友

自別吳橋十七年，相逢今日鬢皤然。空誇豪飲猶依舊，不減長鯨吸百川。

誕日賦示辛翼之

一自芙蓉陵紫烟，飄然換骨挾飛仙。彫蟲小技君休笑，親託名山萬古傳。

賦得夜猿啼送別

分手天涯正斷腸，楚山殘月有飛霜。愁君客路聽猿夜，偏便三聲夢裡長。

賦贈高子式

風流當世少如君，一曲鳴琴日易曛。共道千秋師曠在，堪教玄鶴下青雲。

拜悟明禪師影堂

泉石寥寥亭子間歸雲落照滿空山松間一路依然
在猶記當時踏雪還

九日憶勝華塘先是華塘罹火災唯所買琴
無恙因有此寄

聞說無錢與酒家蕭然九日暮巾斜誰能風雨撫琴
立三徑茫茫吊菊花

吉大夫湖心亭作

高堂畫壁一登臨此日相逢杯酒深楊柳青青春水
綠還疑亭子在湖心

己卯冬譙叟禪師示寂于宝光院儀在東都

聞訃今茲庚辰還鄉十一月晦正當小祥忌
辰賦此追悼

想像清容空斷腸一枝梅葉暗含香請看無月山堂
夜依舊人天放寶光

汴河曲

煬帝繁華事已非汴河流水靄斜暉到今堤上青青
柳送盡行人終未歸

雪晴

玉山遺稿 卷之五 十四

峯峯快雪曉來晴，睡起推窗人骨清。報道梅花村外發，斷橋便策蹇驢行。

畫山水

萬壑風泉畫洒衣，如絲一徑入林霏。初來欲向此中去，還為輕陰便擬歸。

秋暑寄大城文卿

赤輪亭午照秋空，欲避炎塵處處同。願借君家幽竹地，相逢揮麈沐清風。

賀慧禪禪師住白華山圓通寺

白華山頂白雲飛，海上名藍倚翠微。為是潮音梵音淨，天龍八部盡歸依。

遙賀洞明師在加賀大東為第一座

坐斷東香第一峯，無端金策化飛龍。遙遙更向寒雲拜，雪滿山中深夜鐘。

別慧公

北風雨雪滿袈裟，行盡深山不見家。日暮人烟何處是，蕭條一鉢倚梅花。

山房避雨

避雨山房待雨晴，
皓然一叟出相迎。
紗巾烏帽暫間語，
不覺教人忘宦情。

采蓮曲

浮綠盈盈越女衣，
秋波落日映霏微。
采蓮不向鴛鴦處，
只怕雌雄驚背飛。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五

玉山先生遺稿卷之六

肥後

秋儀子羽著

男

遜輯

序

嚶鳴館詩集序

是集紀世馨所著世馨尾人也，
尾者大藩也，逸書尚存龍劍，
所出其氣成五采，其山水韶秀，
其人饒雋異，鉅材而世馨蓋其尤也。
初世馨年十八，有壯志，嚶嚶

然而曰、吁、古之人歟、其人與骨皆既朽矣、吾不得而見之矣、我得見鄒魯之人、親聞先聖遺風、斯可矣、即單身負笈、一蒯、緜飄然辭國、西極崑崙、崑崙與華馬隣、雖其土蕞爾乎、海舶所湊、時有奇士、乘桴而來觀、我

國光若朱舜水之徒、比比然云、乃世馨主河仲粟家、日見華客、交臂談論、久之、聲音笑貌皆華也、唯未見若子瑜其人、而其所見詩若文、無一當世馨意者、即喟然真嘆曰、陋之客也、以夏變夷、是不足觀已、棄去不復顧、惟與仲粟結社、日夜切劘、誓干城斯文矣、居三年、歸尾尾有淡淵翁者、余不及識其人、蓋質行君子也、世馨幼而從學、及其遠遊、還豪氣既除、乃能見翁之蘊乎中、而著乎外者也、曰、吾過矣、吾過矣、道果在此矣、不在彼也、而今而後、吾悔不求、請邇而求、請遐焉、遂與仲粟輩偕、專志師事之、翁則循循然語之、曰、昔夫子之誨人也、各於其性、所近子性、所近其詩乎、子何莫學夫詩、世馨拜受教、退而學詩、詩三百十一篇、暮三百有六句、夙夜匪解、鑿壁繼晷、孜孜攻其業、

蓋又數年業成，則隨淡淵翁來東都，無何翁逝矣。於是與仲粟修嚶鳴館，按詩古傳行于世，而仲粟亦尋物然。世馨逾益，砥礪育英，不倦門下，靡然成風，可謂能奉師訓，不失墜矣。余與君以詩締交久矣，君為人孝友有信，其詩靄如也。傳曰：詩教溫厚和平，不其然乎。余益信翁之善誘人，果質行君子也。方今搦觚家如林，其誰不曰：我能為唐人所為，亦唯乞餘於東郭藩間，以取饜足。是其妻妾所羞，豈可齒諸君子之林哉。比之世馨所為者，相去弗啻霄壤也。壬午夏，余將歸藩，世馨徵余序其詩，唯歌驪駒者在門，予不能卒酬其意，取置之。行笥中，既上途，歷岐蘓涉紫海，其間三千餘里，皆世馨足跡所遍，則其詩存焉。余在舟車中，時時展玩，不釋，則余觀其草木泉石，欣欣色動，與行笥中詩卷相映發也。適足驗世馨詩有神助哉。因為品其入佳境者，而選之，是為序。

墨子序

墨之道，孟闢之於前，荀非之於後，而昌黎氏獨曰：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余竊疑焉。夫墨繩，墨自矯，大轂不

類其術蔽於用而不知文過儉約而慢羞等耳聾竽瑟反緣往埋異懸君臣傷害和氣是以節用而彌貪非攻而日爭是豈夫子所用哉然墨兼愛恕也仁之術也孟子推類比之無父則刻矣世謂孟墨相反殊不知亦有相同者存孟說仁義墨亦說仁義孟稱堯舜墨亦稱堯舜孟好詩書墨亦好詩書孟患處士橫議墨亦患十人十義而其論湯武放伐也無異此類不勝枚舉是豈可盡廢哉韓之所取其在斯乎今夷考其書非出一手余讀諸子墨兼愛節用非樂非攻皆有其目則知古所謂墨經者大意不過如此其他若堅白異同之辯觭偶不忤之辭器械城門諸備之說吾安知其非禽滑釐相子勤苦獲己齒鄧陵子鉅子腹蘄之屬各誦師說倍譎不同者哉豈莊周所謂別墨邪非邪又篇分上下重言錯出似作口吃之狀者有之其譬喻與孟出入者有之其辭氣隱然若與孟相抗者有之是或夷之之徒之所爲亦未可知也要之墨子真諸子之傑也形勞天下枯槁不休其志卓然其言徃徃切時弊實非區區腐儒者所能及也

莊周既言巨子為聖人，况於其師乎。迺知當時已至孔墨，偽墨竝稱焉。豈特賈生之罪哉。蓋聖人之道，譬之穀粟，民生日用，萬世滋利。墨唯異饕，備世之急，一啖則可，再之害人。雖然後世奢侈日長，莫有底止。有善讀者，墨術或可一薦也歟。余嚮與岡士騏會，數本校讐一過，唯諸家歷傳寫，亥豕非一，未易臆斷。後獲鹿門茅氏本，與松子文、井子章再閱之，彼此參合，得失互有。茅本難必盡從，因摭諸藝文，訂其訂者，其疑者闕之，附以所見標之。上層觀者思之，或是一適也。予歲從我公，往還東西，不遑寧處，盍簪有關，故再閱之功。子文子章居多，韓讀墨舊刻，既附詰墨書，世多有。故今不贅云。

五雲譜序

護國謙叟禪師之東上途也。謂余曰：古之送人者，必贈以言，斯行也，我不請它言，唯得叙此編，則足矣。因譜其所戲，鏤者篆印若干顆，而出跡之。余披覽焉，則累累乎星聚奎，莫一非垂金屈玉，銘利鈎殺，鬱律如也。大為合作云。余遂題其首曰：周禮職金以論已操

觚家之有璽印，非古也。璽印之用，上之傳國守土，中之官爵封號，下之徵發姦禁，秦漢所由唯是。蓋自唐人以降，稍稍施諸翰墨間，其義莫聞。故操觚家之有璽印，非古也。然則廢璽印乎？曰：否。是有說焉。近世學士大夫志斯文者，皆彬彬然，修復古之業，迺羽翼詩書，駢服左氏，司馬子長，而之所以行之，則亦唯楷草是賴。嗟夫，雖好古之甚哉，終不能反轅於鳥迹焉。勢也，故亦必假璽印而古之。庶其羊存乎璽印之文，必求諸古。上自禹碑湯盤，宣鼓孔壁，以至秦山漢年汲冢所出，及符節幡信文，銘泉文，鐘鼎款識之屬，皆能取而陳之，參而鑄之，亦足以為觀美，執圃也。夫操觚家之有璽印也，於是乎古矣。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操觚家之有璽印，典刑哉。記有之。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不怠其初也。操觚家之有璽印，不怠其初哉，不可廢也已。師業天游方外者，何有於區區操觚家哉。戲鏤之技，託之好古，蓋亦欲俾世之反樸近道耶。夫諸篆皆種也，不同形而相禪，楷與行草，藪焉諸孤，迺欲親見厥祖先之面焉，難矣。

哉集古錄博古圖亦唯摹之之摹本真既逝則識者憾焉師之為之技亦青冰乎海內諸名家蓋先得其趣也得趣則天不得趣則人大似強項疾不肯謝之狀故得趣有術焉點畫乘除位置間架款正向背疏密低昂妙都在阿堵中是虎頭之寫真也亦唯楷則頰毛鯤則丘壑趣之所在不在多耳於是乎吾知師之與虎頭同術也或曰師之於斯技也奇則奇矣將若其教何余曰庸詎傷西來之教有之以指喻指莫非印也以心傳心莫非印也咄嗚阿罵焚誦亦皆莫非印也師則有得乎是矣因出土苴以為斯技心之所旋指與物化不以人滅天悠然神王由此觀之聿蜩甲也刀蛇蛻也至道存焉胡病師哉問者唯唯師曰善問名於余余曰美哉粲爛乎奇變極也哉請命曰五雲譜曰其說止是乎曰尚有望焉爾蓋欲其大施慈雨於人天也又欲其翩然而逞翩然而反也是則可以贈其行亦可以叙其編

琴浦小集序

攝瑞雲東明禪師所著律絕若干首其所善島子籀

者得而梓之、禪師則千里書託之、我肥護國謙叟禪師、以徵序於余、余未識師之面也、然師日惠余詩、今又以斯集見示、廼余得因其聲以觀其心焉、則以論面不面、禪師既以面壁之餘、善操宮商如此、何以不佞一言、爲之輕重哉、唯業已命之、因不辭而敢題其首曰、聲詩之美、自唐氏以降、則莫朱明若、而其尤粹然鎔裁有則者、又莫李王二家若也、吾誠莫間然、第今之言詩者、其誰不爲、雉李王、又誰不向摹而字倣之、亦唯彌敗素紫、以眩孔陽之朱、將奈其臭揚何、噫、李王何辜、乃爲輕薄兒之蠶食、而身其餘也、幾矣、雖李王將何以給之、則余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夫比興微妙之境、爲古人窮搜殆盡、而其所未發、則造化懲其若是也、而吝其泄焉、李王之技、蓋亦百倍其功、以取諸其褚矣、而昧者不察、逞逞以易心窺之、乃一旦欲句奪而有之、造化又怒其若是也、而益固其秘焉、則夫區區者、且不之與也、况其至者乎、故雖片言隻語、亦必俟其人而行、苟非其人乎、則物境不爲之役、是豈可以易心窺哉、余故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

余嘗謂古作者之難言詩也、蓋譬之釣深魚焉、其始風波之念未息也、滑疑之曜、欲得欲失、蓋尚潛在淵矣、我於是乎氣以持其竿、才以芳其餌、沈思以脩其綸、而神情爲之鈞、久之乃能有察其且噉、喁者、於百仞之底焉、蓋亦孔之昭矣、雖然、吾不敢急其氣、則恐其駭不食也、吾不敢任其才、則恐其跳而去也、吾不敢放其思、則恐其懸之而或脫也、我必廢寢與食、夜以繼晷、其息深深、然求之、忽有躍如也、則百金之魚、雖大盈車哉、亦皆莫逃乎獨繭絲搖搖之端矣、則彼來即我、非我襲取也、夫然後寸管片石、與天地之抗衡、一動五指、則萬物撓敗、不能吾、敢禦、而造化者之藏盡發焉、是其結撰極致者爾也、是豈可以易心窺哉、余故於今之言詩者、有譏焉、蓋自漢魏至唐、皆其善釣者也、宋人則緣木矣、及明、李王其善釣之亞乎、猶能飲其人矣、餘子雖有獲、則浮陽魚、易與耳、弗齒也、至今之藉李王口者、抑亦廢綸折竿者也、余觀其所獲、非街索之枯、則腐爛之餘、乃傲然嚇人、手市肆之間、豈有能不發嘔噦者哉、余則有譏焉、然則爲之

如何、曰、我必求之造化、不要假諸人造、化橐籥、吹萬不同、有力者能鼓之、漢魏盛唐、唯我所欲、何必仰給李王而已、為顧儀無似、素不能詩、妄發是說、誰復信者、是以退而恒墨墨也、不意謙叟禪師之為游揚也、令師誤聞、肥有儀也、而千里徵序、是豈徒哉、其或有取於不佞、所以論詩者邪、故敢陳其說、以為之序、禪師之詩、既行世、必有定價焉、尚何俟不佞多言哉、

踏水訣序

吾鄉邠岡子以善游聞于國、掌擐甲、濟水、漂若浮芥、驅馬舞鎗、如躡實地、人皆服其輕妙絕、倫云、吾先公觀而奇之、因令之聚徒而習其技、以備行軍之用焉、蓋村岡子之棄其徒也、二十年于此、與造化同波而鳧、沒手冥冥中矣、其子長、順恐其先人之名之不聞于世、而其徒之或失之傳也、著踏水訣、徵序於余、余曰、吳越之俗、不絳便涉、性也、隴西之游、愈躁愈沈、非性也、今以非性而欲學其所性、則可乎、曰、可、吾聞之、先人之言曰、踏水之術、先試之、淺渚、教之手排足擊、即水衝口、鼻畏、首畏、尾有苦、至捩父髮而尚猶不已、

習之久，之與水相狎，漸解浮拍，則就其深矣。而教之
三勢焉。曰：手勢、曰：體勢、曰：足勢。一伸一縮，一左一右，
亦必有數存焉。學之三年，其猶萍梗根，虛竅木，至浮
手，則能相忘於水矣。故蔡姬蕩舟，齊侯收粟，畏水也。
觴深之人，操舟若神，忘水也。水既忘矣，於是手釋舟
蹶水，視江漢猶阜，視龍猶蠅，即使我斤體奮鬣而
揆漿柁，提馮夷而挈陽侯，乃能以腐肉朽骨淪於不
測，轉於無垠，動溶於至險，逍遙乎汗漫，以至出沒乎
巨牙毒鱗之際，而莫之能害也。則技之熟矣。習之成
矣，猶何論性之與非性哉。亦唯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信乎呂梁丈人之不吾欺也。則先人之言，有進乎
技矣。余故著此書，欲以顯先人之名，而使其中其術之傳
于世也。余曰：子之志則善矣，而其以千金之軀為戲，
於齊汭之竟，則危也。夫諺云：善騎者墮，善游者溺。故
馮河者，聖人之所不與也。且以書御馬者，未必得馬
之情況，於以書踏水者，亦焉能得水之性哉。余也惑
焉。曰：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今夫結髮食祿，執戈
先驅，水火豈可避乎。然洪流在前，絕梁沈船，則雖有

孟賁無所施其勇，雖有慶忌，無所用其捷，則徒賦匏有苦葉而已。是戰陳無勇也，可謂孝乎。高麗之戰，孫六奪敵舸，激河之役，權內刺力人，皆能以涸涌之技而施之，戰勝矣。則勇冠三軍，名揚後世，可謂非孝乎。故踏水之技，不可廢也。且書在解人，善解書，可以踏水矣。故踏水之訣，不可廢也。昔者子路橙溺而受牛謝，夫子稱之。苟便子路不解踏水乎，唯己身陷是懼，亦何暇能拯人乎哉。浮海之從，特稱由乎，蓋亦夫子有取焉。其言甚辯，是為踏水訣序。

篆書老子經序

國朝之書，其始亦師篆。晉唐昔我，先王之為治也，上自禮樂制度，以至凡百藝技之瑣，亦皆於華焉。資遷喬變俗，國又居極東，昭回所被，萬物彪炳，故鉅卿名大夫，蟬聯出乎朝也。則才如晁秘書，書如野人，若愚皆青水，稱於中華矣。環海之州，蓋亦莫比。肩云：余又覽薛嗣昌所臨我皇，子落花詩者，抑何美如彼也。張誠一子兆之徒，盛稱其如唐人學二王筆迹也。信然，則當時華之與我，脈猶一丘貉焉。世及叔季，海

乃揚波、遂至便行人之不航也。眎華何啻崑崙河源、且人生兵馬間、日夜所業、不過騎、射、擊、超、乘、相夸、儼、佻、相示、是以五指如縣椎、肘加急、不柔、則令操數寸管、重倍於三尋之戟矣、乃謂曰、書止取記姓名而已、相驅趨、便滔滔不返、蔓體疇、畫匪楷、匪草、一二獮書家者、亦皆以意構法、肆然以橫、其病不可名狀、種種俗、惡國字者、竟成矣、是直不蠲行耳、何在其能同文也、所謂晉唐風者、於是乎頽然、遂壞矣、暨乎坂城之克捷也、海內丕變、黎庶息肩、涵濡百年、文運復振、迺韜鈴之略、化於詩書、虎嘯之猛、揚於鳳鳴、而行筆如舞劍器者、稍稍輩出也、於是東有廣澤氏、西有中連父、盛矣哉、可謂時已已未冬、中連父來、客肥、余見之、逆旅主人所、因觀其揮染、楷草分隸、衆妙咸具、余既已為之嗟嘆不已、中連父則顧笑、搜其篋、則紫氣奕奕來、射人、駭視之、迺其所篆道德五千言者、規圓矩方、鍊筋玉箸、一經一緯、一文一質、盡中法度、儼乎若南面王、充冕垂拱、而其色燁燁然也、可謂又玄於衆妙矣、余不能不為之吐舌也、而其必於五千言者、豈

為其三日不讀舌本儘殭哉亦必有說焉昔者伯陽氏之西度關也蓋以是屬之關令尹喜當時其所親手書烏跡邪科斗邪將上清洞天霞文烟篆者邪吾未識其作何物狀也孔夫子嘗稱其人猶龍也顧其書詭幻變化不可端倪亦猶龍邪中連父蓋欲見其書唯青牛不踰大海而東其人與骨皆既朽矣則舍五千言吾將奚適哉唯古文既亡古籀邈矣刀毛漆煤無已則秦斯乎故假以寓意焉善乎老子之言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唯書亦爾驕斯荒慾斯惑態斯膠淫斯頹故書必去是四者然後官知止神欲行猶龍之迹可庶幾也蓋中連父之學也夫龍之為蟲也得水立威靈怪不測唯書亦爾洵滴落紙脩爾墨行疾如風雨集如雲霧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蜿蜒乎猶龍哉誰復施罔綸贈者中連父之篆得之矣夫龍蟄不常見今中連父能物之矣龍朝夕見也南華氏曰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所謂用筆天者非邪雖然中連父善飲不飲不能龍其書及其醉二參也神益王筆益飛是龍其以酒為水立威者邪必為

醒者不取中連父笑曰然世之奴書僅縣諸酒肆者則其受業者手指千矣而余門之屨寥寥也何不售之甚余曰不售詎傷不售然後見其真龍也滔滔者天下皆葉公之徒也真龍窺牖豈有其能不還走者耶雖然子姑俟之世將有飄叔安裔子者焉中連父則曰不敢當雖然子盍葦五采其文隆其角被諸其首乎余謝不敏不可遂敢序之則使神龍之與蛟鱉為伍

梅檀田十景集序

蓋是集之役也觀水翁為之嗚矢矣翁年七十有八神尚王行步不衰唯重聽衰爾頗有如充耳云初翁既稅駕西山養某氏子為子子某能拮据於家翁則日出游吟哦不疲取暢泉石曰佳哉山水之適天為茲好於我也歸則燕坐夕照含飴弄孫一切不問泉谷事如翁豈不謂老益賢又能謀樂哉丁巳冬其子某以職事來府居于我東郭大逵側曰是雖近市惡囂哉旦夕得所未亦小人之利也親之甘旨庶足以共乎遂奉翁因家焉大逵故梅檀田語在藪君叙中

其地四望六達遠近之景環拱焉唯街衢之間來往
如織馬尾接人肩摩擾擾然塵上其過者莫不鮮衣
怒馬干旄子子也其居者莫不鼓瑟跕履陸博蹋鞠
鬪雞走狗也而其龍斷罔利者俛拾仰取者廢居欲
羸者亦何限是皆心在蜚雁而目在逐鹿矣夫外視
可欲內戰不勝靡瞻不眩靡聽不惑人之情也是以
其景之奇至今不售沒沒也觀水氏惜焉故今有是
役也翁之言曰善哉天既已塞吾之聰矣夫市言嘔
啞者於我猶微風拂漏門也而我又能自塗吾之明

矣夫富貴赫奕者於我猶爵蚊蚋相過於睫也皆漠
然凶動於中矣渠馬洩我哉唯夫峩峩者洋洋者不
違顏咫尺而魚鳥煙雲之不我避棄也亦猶有骨肉
之親焉佳哉山水之望天又為茲好於我也我豈可
以默乎廼撰十景作為歌詩以娛且倡其所交游暨
聞識者令同賦之於是多景之勝始得一售其技而
四方歌詩之藻盡萃於觀水氏矣翁之謀樂益無異
於西山時也豈不賢而如是哉翁微序於余余既來
讀喟然而嘆曰斯集也泱泱乎大風也哉於是乎吾

知我肥公奕世之德之浹民肌膚至深也余蓋聞之
父老之言曰昔我幽齋君善咏詩國風傳所謂古今
集者究其初眇皆曰延喜之道未墜於地在公矣慶
長中丹城之圍未解士皆菜色而公尚咏詩弗休可
謂好以暇橫槊之雄哉當是時也雖

王國通古今集者蓋寥寥也延喜之道不絕如綫

天子懼焉廼使三條某公烏丸某公如丹城紆難以
問古今集無恙至則徇衆曰

天子有命環丹城堙之若一矢相加遺者有咎其或
不用命實王所愾皆死無赦通人聞之若崩厥角而
解二公入勞公以

天子命問古今集之道焉公再拜誓首曰敢告不寧
自天貺命王臣舉趾陪臣敢謝乃言曰天之未欲喪
古今集也和譔浦之波有歸焉則使陪臣得敢奏薄
技德之至也敢不唯命是聽廼蕞爾丹城之卒賴天
之靈以肉腐骨又豈敢不拜命之辱於是載書金函
再拜誓首以獻二公受之周旋鳴玉而出上車馳報
天子天子而後其喜可知也廼藏諸群玉之府非

命人臣不得敢窺，遂為永世帝王，至寶盛矣哉。古今集之道，不泯也。公顯有力焉，而我都人之善操國風者，接踵焉。則幽齋君之餘波也。六世逮我靈雲公，崇尚詩書，徵用儒生，號令溫雅，文教鬱興，將使沮溺之徒，輟擾而曳裾朝野之間。蓋濟濟也。臣儀嘗以翦劣備員，侍讀親秉玉唾，蓋猶及辱其賡歌康哉之美也。故我都人之善謠，唐聲則靈雲公之餘教也。延及今，公嗣立也。念盍率由舊章，德刑不遺。歲戊午，申令於民，禁止偷侈，分剝節度，大撫國之赤子，而乳哺之。可謂不墜其緒矣。今茲秋穀大登，歲終計上，租入不億，天之報明德如是夫。於是其士大夫則陳鼓樂，揚聲歌，以相和樂於廣堂大廈之上。其小人則酒黍秣，羹魚鼈，以相集睦於鄉黨隣里之間。而觀水氏之斯集也，適成，則使吾黨操觚者得以言其志，而樂其業矣。乃斯集亦足以徵今公懽虞如之政也。夫而其所自為，若獲歌詩，亦皆爛然可觀，鏘然可聽，而其汙不矢，鏡中錚錚者，實列國所罕見。余故曰：是泱泱乎大風也哉。於是乎吾知我肥公奕世之德之浹民肌膚。

至深也、其異日必有太史氏采焉、余既係之以詩、且
今序其首簡、因謹曰、翁既云、我能不役吾耳目矣、而
獨於山水之光美與歌詩之宮商黼黻焉者、則翁亦
自不能黜其聰明也、是豈為善守青牛氏之言耶、何
其癖之甚、翁笑而不應、余曰、吾知之矣、是豈動之死
地之徒也哉、蓋天既好之以佳景、且謂詩加宥於老
者矣、歎天奇勝堂印譜序夫翁其舟大夫、眼刺、精、歎天奇勝堂印譜序
本朝古、肯不之善書、唯篆學寥寥莫聞、而其有篆學

也、實自廣澤滕翁始、翁之於篆學也、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可謂藝苑嚆矢矣、翁又工鍊筆、其所鑄為王侯
及高僧韻士者、不啻數百、蓋自翁之逝也、皆為世至
寶、積而韞焉、今不可復輒觀、其藏在家者、亦或為朋
友知己奪去、其餘僅僅晨星耳、其嗣天錫恐其久而
散佚也、譜焉而傳之、以當羨牆云、天錫又能繼父志、
不墜家聲、副以其所自鑄者、號曰奇勝堂印譜、余覽
之、絳霄一毛、莫不五采、豈可不謂濟美也哉、方今坊
間印譜如林、亦皆私淑無師、秉者固不足觀、其彌海

舶來者率係崎人贗作歷歷可辨也豈足比數哉余
嘗聞之揚升菴曰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
峯善謔者見其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
久固多未知蘓學士鍊鍊羅狀元能省牲路人闕然
大笑近時市井瀟滑又甚於永昌之俗即酒家簿帳
餅舖牌記若非分隸亦必古篆及至侏儒俳優卅女
崽子亦莫不皆有別號私印施之其書画落款俄而
見之儼若縉紳先生之態雖則昌平餘事手吁亦可
醜之甚其刻手徃徃世所稱識奇先生者亦唯為金
幣餌不問雅俗漫然受而應之其體專務嫵媚取悅
人目大小伸縮唯己所欲非篆之篆自我作古居之
不疑豈非夢英小說所喜為也邪於是手搯斯古法
蕩然盡矣識者患焉坊間所行亦唯是己余恒掩鼻
而過之唯翁父子所為苟非其人印刻不與典雅老
蒼實嚴具體大有鍾鼎彝器風可不貴重乎哉余甫
弱冠受知於翁蓋及聞其謹金石遺意見其揮灑磊
落之狀距今四十餘年念之恍若昨日中懷蓋有惕
焉天錫徵序是不可不書也

源語水鏡序

源語情史也。紫氏之才富瞻，頗涉經史，旁通竺典，且躬長椒房，嫺於彤管，而宮禁行，樂之秘，中菁秉相之微，亦徃徃有得與聞焉。因託著此書，始述憑虛公子亡是王孫春雨夜直品目，諸佳麗事，終敷演至於臺閣樞密，函簿像衛衣冠輿馬官跡門地閨閣脂粉長夜歌吹吐韻韶令風流簡貴，凡人情世故悲觀榮枯種種之態，亦皆雜陳，莫遺焉。讀之則使人忽哭忽笑，忽絕忽換，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故尼語之冷，柔腸已

斷，隻字之艷芳，魂欲飛，其言蔓衍，無所底止，亦猶葛覃之施中谷也。而其幻眇則如浮雲染空，忽而飄散，又如松風觸絃，幽鳴自然也。語其玄則如寄生之棲窟，與不繫虛舟，汎手中河也。若其終始變幻，不可端倪，則其猶海市蜃樓，結綵疊翠，人馬臺榭，花水旗旌，層層出沒，乎波濤之間，忽為颶風掃而一碧萬頃，茫然毫無痕迹也。雖未免諷一勸百之譏，蓋亦千古以來，女流希有奇筆矣。漢家秘辛，近世琵琶西廂，安得能與此抗衡乎哉。是以縉紳先生，注解如林，唯言語

之道、歷世而遷、古之雅馴、今之鄙俚、是不可得而吻、
合也、又不可得而臆、解也、是以傳會之說、紛如盈紙、
識者患焉、荒瀨翁夢寐此書、有年于此矣、一夕對月、
獨坐澹心、恍然若有所得、迺喟然起、嘆曰、有是哉、靈
於耳根者、鶴唳牛語、猶能解之、况人言乎、吾何以如
越裳氏之重九譯之為、方土之音、四、十、有、八、三、而五
之錯而綜之、不盡之言、不能外此、妙中肯綮、迎刃而
解、即古之言、與今之言也、合若符契焉、是則翁之玄
解也、於是乎諸家迂解皆廢矣、翁問名於余、余曰、石
湖之月、一照紫氏芳襟、而千歲之後、再映徹於翁之
水鏡焉、則此書宜名源語水鏡是為序、

